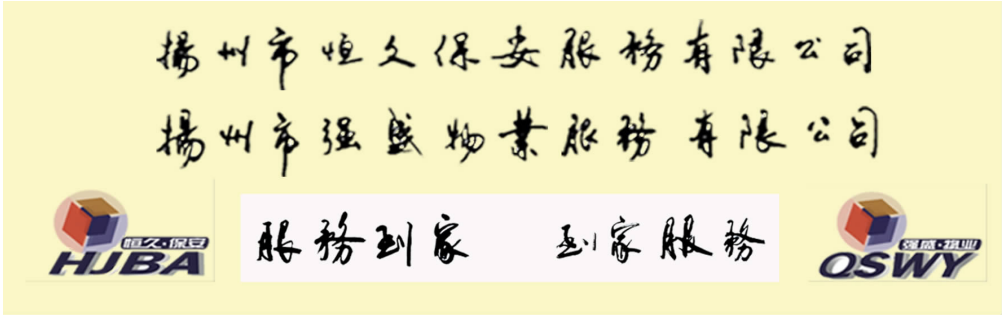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老人离移动支付有多远？

随着“互联网+”概念的推广,移动互联网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,网上理财、网上购物、手机支付等,让生活越来越便捷。但对于广大老年人来说,注册网银、使用U盾、连接WIFI、绑定银行卡仍然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于是,老年人去银行取钱要排队,买车票要排队,甚至缴个水电费、充个话费都需要等待2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。在线支付如此便捷的今天,我们身边的“银发族”距离“支付宝”到底还有多远?

老人在网银面前“败下阵来”

每次定期存款到期日,家住水部楼社区63岁的陈奶奶就会早早出门,揣着存折,赶在8点前来到蝶园路上的银行门口排队。陈奶奶发现前来排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排在队伍前的多是像她一样的“银发族”。

“听说现在年轻人都在网上购买理财产品,用网银来操作存款。但在网上操作购买理财产品看不见摸不着,我们老年人还是得来银行办理手续才觉得踏实放心。”陈奶奶告诉记者,有时家里有事来晚了,排队的人多了,要等上一个多小时,这让她偶尔也会羡慕能够网上理财的年轻人。

“老年客户别说网上理财了,很多人连银行卡都没有,ATM机也不会用。有时柜台前排队的好几十号人,其中大多是前来办理小额存取款业务的老年人,这些业务年轻人基本都可以在ATM机上自行处理。”市区建行某支行的一位经理说。

“现在银行基本都开通了电费代缴业务,市民只需到银行柜台办理开通手续,银行可每月自动代扣代缴,十分方便快捷。但很多老年人依然愿意排队等候很长时间来缴纳几十元的水电费,费时费力也不方便。”某缴费窗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前不久,有位70多岁的老人来到柜台排队缴费,工作人员查询发现他并未欠费,也不用缴费。老人有些耳背,工作人员大声解释了多次,他仍不太理解,直到旁边的老人凑在他耳边说了两遍,他才明白过来。最后工作人员提醒他过了当月15日再来查询缴费,老人将“15日后再来”念了好几遍,才缓步离开。

微信红包只能看不能用

虽然手机支付已十分普遍,出门打车、买电影票、超市购物都可以通过手机支付,并可享受不同优惠。可是对于“触网不深”的老年人来说,“支付宝”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陌生。

家住陆宇中央郡的唐女士就是其中之一。她说,去年老伴充话费拿回来一部触屏的智能手机给她用,她自己摸索了一段时间后,可以打开一些资讯类的应用看看新闻。之后,儿媳帮她安装微信注册了微信账号,但因为不会打字,只好用语音和亲戚朋友聊聊天。不久前,孙子给她发了个大红包,让她平时买东西用,她“研究”了好几天也不知道该怎么用。后来还是儿媳告诉她,可以安装淘宝、京东这些软件进行网购,要在使用时设置各种密码,她自己试了半天还是没弄明白。平时孩子们工作又忙,唐女士也不愿意为了这点小事麻烦他们,干脆当做春节红包,让孙子又转了回去,才了却了一桩心事。

对上网心存恐惧

记者在公园、社区采访了解到,大部分老人用的手机都是市场上卖的“老人机”,并无接入网络功能。其中70岁以上老人的视力、听力都下降了,手指也不甚灵活,他们对使用智能手机都没有太大热情。

70多岁的刘爷爷在接受采访时说,由于没学过拼音,不会使用输入法,除了打电话,其他手机功能他一概不懂。另外,记性差也是老年人使用这些电子产品的一大障碍。刘爷爷和他老伴就曾闹过笑话:两个人在打完电话后忘记了挂电话,让电话一直处于通话状态长达几个小时,闹得两人哭笑不得。

记者还发现,像滴滴打车、淘宝、海淘、京东等软件的使用一般都要与移动支付挂钩,但绝大多数老人“触网”最多的还是打电话、发微信,谈及网络购物、网络支付、手机银行等涉及财务功能的APP,几乎所有老人都摇头。

65岁的范大爷在一家银行做保安,平时喜欢用手机聊聊微信,刷刷朋友圈,算是接触网络比较早的。但对线上支付,

也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。他告诉记者,以前晚上值班,偶尔用手机看看新闻,有一次他看新闻时偶然打开了一条在线视频,就随便翻看了几个。没想到,第二天手机就停机了,去营业厅查询才发现,欠了100多元话费,都是因为使用在线流量扣的费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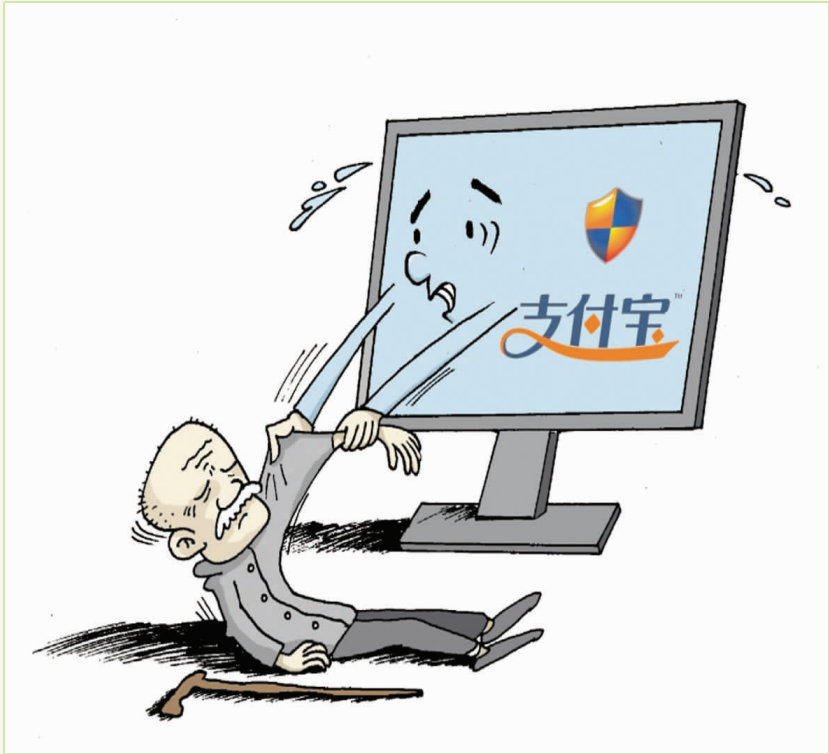
范大爷说,女儿帮他订了每月1个G的流量包,原以为足够使用。但由于对手机软件不太熟悉,有些应用一直在后台消耗流量,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关闭。女儿也不能常常帮他检查,教的方法他也总是记不住,在又一次超流量被扣话费后,他索性关闭了移动数据。他说,女儿也抽空教了他怎么网购,对于年轻人很容易的这些技能,对于他来说却没那么简单,自己也不想总是麻烦女儿,还是觉得使用现金购买商品更为可靠。

教还是不教都是难题

在线支付如此便捷,还有那么多老年人不会用,宁可舍近求远去排队,子女们是否该教教他们?

在市民张先生看来,子女们的“不耐烦”其实也是一种不放心。他告诉记者,他母亲很容易轻信陌生人,曾不止一次参加过那些卖保健品、推销保险人员组织的一些活动,花钱买了不少没用的商品,还将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给这些推销人员。甚至有不少人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进行推销,多亏自己三番四次进行劝阻才没有造成太大损失。他表示,现在网络在线支付越来越方便快捷,骗子们通过电话、短信等进行诈骗的手段也随之越来越多,老人们普遍缺乏相应的识别能力,也更加容易上当受骗。因此父母家里的生活类缴费他都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,自己代为操作,对于是否会教父母使用线上支付,张先生表示暂时还没有打算。

记者 翟甜甜



高邮镇关工委:用爱心构筑网吧“防火墙”

如今,网吧已不是一个新生事物,通过网吧上网既可丰富知识,又可愉悦身心。但由于青少年缺乏自制力,到网吧上网缺乏有效监督,往往容易沉湎其中不能自拔,甚至被不良信息腐蚀灵魂。高邮镇关工委从2004年开始就组织“五老”义务监督网吧。13年来,“五老”们苦苦坚守,用钉钉子精神筑成了一道牢不可破的“防火墙”。目前,高邮镇未成年人进网吧基本杜绝,25家网吧业主依法经营的意识不断增强,管理制度更加完善,经营环境也越来越好。在我市“四城同创”工作接受上级部门验收期间,高邮镇的网吧管理无论是明查还是暗访,都获得了满分。

高邮镇关工委自建立“五老”网吧义务监督员队伍以来,前后经过三次调整,至去年定型为一个中心组,由镇关工委副主任夏殿朝具体分管并任组长,另有9名“五老”为成员。中心组下设五个督查小组,共35人,每组都设正副组长。在实际工作中,镇关工委将全镇25个网吧按照就近监管的原则分配到5个小组,实行组长负责制;对因年龄或身体等原因不能担责的“五老”及时予以调整,以确保义务监督正常进行“不掉链”。

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,高邮镇关工委不断完善相关管理办法,每次完善后都将其打印好,所有“五老”监督员人手一份,在日常工作中严格遵照执行。这些制度包括:坚持做好“1、2、3”义务监督巡查,即每周查1次,三天假期和寒暑假每周查2次,五天假期以上查3次;坚

持每月23号上午召开一次碰头会,由组长汇报当月督查情况,写好工作月报,及时上报有关部门;坚持每个季度由中心组成员组织一次互查或巡查,全面掌握辖区网吧管理动态,以便及时调整工作策略;坚持每半年召开一次督查员与业主交流会,沟通思想,消除对立,增加共识;坚持年终总结测评,写好全年工作总结,召开一次总结会,评比表彰,由镇财政拨款以奖代补;遇有特殊情况,坚持全天候巡查,对重点网吧、重点时段做到“严看死守”,确保万无一失。

关工委中心组9位同志绝大部分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,尽管他们年事已高,行动有诸多不便,但他们依然带领监督员不停地在25个网吧之间转悠,为净化网吧这一文化市场尽职尽责。五个督查小组中,顾鹤荣、葛志磐、孙以炎等都是近80岁高龄,不管是酷暑严寒,还是刮风下雨,甚至有时疾病缠身,他们都坚守各自岗位。一组组长宋跃林腿骨折后有伤痛,仍坚持带头参加本组网吧监管工作。三组的戴尔荣前年身患脑梗出院后,不能骑自行车,每次督查都是徒步前行,从未间断。四组组长杨大国、高庆安两同志经常带病坚持监督网吧,因他们所负责监督的网吧个数较多,分布范围较广,一次检查不过来,每周六、周日要分两次进行督查,但他们乐此不疲,毫无怨言。五组组长孙以炎分管的三个网吧都在城乡结合部,每次督查骑电动车都要花上两个多小时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去年,高邮镇的“五老”监督员就到网吧明查342次、暗访

143次,分别比上年增加79次、30次。

杜绝未成年人进网吧,这在客观上会影响网吧的业务收入,业主一般都有抵触情绪。少数业主甚至对“五老”义务监督员恶言相向,极个别的还威胁恐吓。有的网吧玩起了“猫和老鼠”的游戏,监督员来了,未成年人就走;监督员走了,未成年人又来。如何做到既监督好网吧,不让未成年进入,又能融洽与网吧业主的关系?围绕这个难题,“五老”们想尽设法,终于摸索出一条“人性化监督、服务型管理”的新路子。在严格检查监督的同时,“五老”们特别注重与网吧业主交流沟通,发现问题、将心比心,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,每半年召开一次网吧业主交流会,请文化主管部门牵头,“五老”义务监督员参加,交流做法、取长补短。这样,“五老”监督员与网吧业主的关系从过去的紧张对立逐步走向和谐相处。

现在,“五老”们顶酷暑去检查时,业主都能主动拿出冰镇水给他们解渴;冬季天冷,业主还给“五老”们倒上一杯开水。更可喜的是,每年都有业主为贫困学子慷慨解囊献爱心。去年初,“金长城”“心语”等网吧共拿出5000元资助3名小学特困生。镇网吧协会会长阚荣已连续三年共拿出4000元资助特困生。“咚巴拉”业主林文建是浙江人,2009年开始连续三年捐出11000元资助1名特困大学生完成学业,直至将他送上教师岗位,近几年每年又捐出1000元资助特困生。

通讯员 居述庆